

輕風細雨紅泥寺

不見僧歸見燕歸

● 孫樹模 (彩色圖照刊第九頁)

一簾人間幽夢，

萬古詩作常新；

飄零身世最堪憐，

莫問，是俗、是僧？

※ ※ ※

往事不要再提，

人生已多風雨；(註)

琵琶湖畔枕經眠，

猶戀，鶯飛、蝶舞！

調寄「西江月」，以喻清末民

初一代詩僧蘇曼殊半僧半俗，光怪陸

離的人生。他既因「身世有難言之惆

」而遁跡空門，又眷戀燈紅酒綠的萬

丈紅塵，並「以出世佛子，敘入世關

情。」著有《斷鴻零雁記》、《天涯

紅淚記》、《絳紗記》、《焚劍記》

、《碎簪記》與《非夢記》，合稱為

六記；其中以《斷鴻零雁記》最為膾

炙人口，他所描繪的兩段少年情淚，

不僅文情並麗、扣人心弦，抑且處處

寫實，字字淒惻，在在都浮現出曼殊

上人的悲涼身影；讀後猶覺愴然，掩

卷唏噓者再！

既是詩僧先談僧詩

本文標題是詩僧遺留在人間近百首

詩中的一首七絕，全文是這樣地寫著：

白水青衫未盡思，

人間天上雨霏微，

輕風細雨紅泥寺，

不見僧歸見燕歸。

筆者認為他的這首詩是自嘲，也

是寫實。為何我有如此臆測，不得不

先說一說曼殊的成長背景；曼殊生於

光緒十年，歿於民國七年（一八八四

—一九一八），他出生和成長的年代

，正是清末民初的動亂時代，史學家

胡秋原在劉心皇《蘇曼殊大師新傳》

序言中說：「這是從中法戰爭到中日

戰爭到民國成立和新文化運動的時代

，這是西方列強侵略東方而日本勃興

時代，這是中華民族發展的時代，這

是西方政教學術大量輸入中國而在中國引起知識界沸騰的時代。」

清朝自一六四四年清世祖（愛新覺羅福臨）入關之後，凡傳十主，其中除雍正、乾隆、康熙盛世之外，迄至一九一一年宣統（溥儀）遜位，共計二百六十八年。天下事「盛極必衰、衰久必盛」，乃是千古不變的定律；一八七五年傳至德宗繼位（名載湉），改元光緒，因其年幼，乃由恭親王輔政，慈禧太后垂簾聽政，以致朝政日非，國幾不國，其中尤以一八九五年中日戰爭，割地賠款，喪權辱國，更為世人所詬病。國父孫中山先生目擊清廷腐敗已經到了不可自拔的程度，乃號召仁人志士，起而革命，他曾沉痛而深刻地說：「堂堂華國，不齒於列邦，濟濟衣冠，被輕於異族，朝廷則鬻爵賣官，公然賄賂，官府則剝民刮地，暴過虎狼。」因而他「甘赴湯火。不讓當仁，糾合英雄，建旗倡義，擬驅除殘賊，再造中華，以復

三代之規，而步泰西之法。使萬民昭甦，庶物昌運，此則應天順人之作也。」

祇是中華民國開國之初，並未風平浪靜，先是南北議和，繼有老袁稱帝，經蔡松坡在雲南舉起討袁大纛，各方紛紛響應，袁世凱才羞憤而死。當時一般青年都以為民國肇造之後，一定有一番新氣象；結果是軍閥奪權，「莽操尸位」，一切成空，一種幻滅與絕望的心情襲擊當時的知識界。曼殊早在民前五年（一九〇七年）就已在東京參加革命陣營，為章太炎所主持的「民報」與劉師培所主辦的「天義報」撰稿，鼓吹革命，人們都稱他為革命和尚。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他在海外欣聞武漢起義，歡欣鼓舞，急欲返國，一睹革命的大時代，因事遷延到二月才能成行，三月就應上海「太平洋報」之聘，主持筆政，其時太平洋報總編輯為葉楚傖，文藝編輯為胡寄塵，曼殊所著的《斷鴻零雁記》以及詩文書札與小說大都是在

該報藝文版刊出，當此之際，他有時是身披袈裟，有時是一襲西服，仍然過著亦僧亦俗的生活。

曼殊個性是好動的，在他短暫的三十五年生涯當中，不論是在學校擔任教職，還是在山林廟宇誦經，每到一處，逗留時間都不會超過一年；那天晚上他夜不歸「廟」，只有燕子呢喃於古剎空樑之上，可能他仍在秦樓之上——醉臥在花雪南的閨閣之中，忘記了「紅泥寺」中的青磬紅魚和暮鼓晨鐘！

我之所以如此臆度，是因為他曾幾度出入花叢，沉湎花酒；如一九〇七年九月，曼殊自日歸國，就和一群朋友在花雪南的房中擺酒宴客，他的友人包天笑所撰《海上蜃樓》第十二回中就有以下的一段記載，他說：「一九〇七年九月，曼殊返抵上海，極為高興，友人為他在花雪南房中設筵請客，並為曼殊召來許多名花環繞其側，當時我亦在座，曾笑他是『萬花叢中一詩僧』。……」另馬仲殊曾在

《曼殊作青樓之遊的軼事》中云：

「曼殊得錢，必邀人作青樓之遊，爲瓊花之宴。至則對其所召之妓，瞪目凝視，曾無一言。食時，則又合十頂禮，毫不顧其座後尚有十七八妙齡少女，人多爲其不歡而散。越數日，復得錢，又問人以離妓之名，意蓋有戀戀者。人爲引之其處，而曼殊仍如前此之態，終於不言而回。棄疾（按係柳棄疾，著有《曼殊吃花酒的歷史》）謂其『姹女盈前，弗一破其禪定』而曼殊殆一傷心人別有懷抱者？」

曼殊上人常謂「身世有難言之恫」，故當其入身社會之後，雲遊四海，到處飄零之際，有時難耐廟院孤寂，間或步上「秦樓」，實傷心人別有懷抱者也；發之於詩，則多嬰婉繾綣、迴腸盪氣之作，茲采摭其中幾首耐人尋味者，錄之於後，以供讀者諸君茶餘飯後吟哦欣賞：

其一（本事詩）

春雨樓頭尺八簫，

何時歸看浙江潮？

芒鞋破鉢無人識，

踏過櫻花第幾橋？！

其二

桃腮檀口坐吹笙，

春水難量舊恨盈。

華嚴瀑布高千尺，

未及卿卿愛我情。

其三

生憎花發柳含煙，

東海飄零二十年。

懺盡情禪空色相，

琵琶湖畔枕經眠。

其四（過若松町有感）

契闊死生君莫問，

行雲流水一孤僧。

無端狂笑無端哭，

縱有歡腸已似冰。

其五

卻下珠簾故故羞，

浪持銀蠟照梳頭。

玉階人靜情難訴，

悄向星河覓女牛。

其六

流螢明滅夜悠悠，

素女蟬娟不耐秋。

相逢莫問人間事，

故國傷心祇淚流。

其七（本事詩）

碧玉莫愁身世賤，

同鄉仙子獨銷魂。

袈裟點點疑櫻瓣，

半是脂痕半淚痕！

其八（有懷）

生天成佛我何能？

幽夢無憑恨不勝。

多謝劉三問消息，

尚留微命作詩僧。

其九（弔拜倫）

這是身世淒涼底薄命詩人題《拜倫集》的一首詩。這首詩雖說是曼殊弔拜倫的，其實也正是曼殊自己弔自己的；曼殊一生的命運，多與拜倫相類似。（見劉著《蘇曼殊大師新傳》）

，頁一六四）拜倫（Byron，一七八八—一八二四）是英國詩人，也是身世悲涼，英年早逝。

秋風海上已黃昏，

獨向遺編弔拜倫。

詞客飄蓬君與我，

可能異域爲招魂？

曼殊譯拜倫詩，深獲當時好評，

如他所譯的「落日照遠海，遊子行隨之；須臾與爾別，故國從此辭。」等

佳句，確有漢魏人的風骨；李陵與蘇武詩：「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

「不正是和曼殊所譯拜倫的詩句有異曲同工之妙？！周瘦鵑在《燕子龕殘稿

並言》中說：「（曼殊）嘗手譯英吉

利詩人拜倫、彭斯輩詩，沉博絕麗，

無愧原作。」高旭在《願無盡廬詩話

》中也說：「沙鷗（曼殊筆名）所譯

英吉利詩兩章，幽怨綿渺，非淺人所能

解也。」都是稱讚曼殊譯詩的。文

壇另一奇才郁達夫則說：「攬統講起

來，他的譯詩比他自作的詩好，他的

詩比他的畫好，他的畫比他的小說好，而他的浪漫氣質，由這一種浪漫氣質而來的行動風度，比他的一切都要好。」各家批評曼殊的譯詩，以郁達夫所說的最為中肯。（見蘇著《曼殊新傳》，頁一六六）

其實，曼殊上人對於國學並無深

厚基礎，只是對中國詩詞有所偏愛，

他在東京為民報撰稿期間，曾從國學

大師章太炎習作古詩，詩成，並請其

代為潤飾；未到兩三年，竟也斐然成

章。他的友人柳棄疾曾加以讚譽地說

：「曼殊的詩好在思想的輕靈，文詞

的自然，音節的和諧和誠樸的流露。

」高旭在《願無盡廬詩話》中也說：

「曼殊詩其衷在心，其艷在骨，而筆

下猶有奇趣，定庵一流人也。」連他

早稻田大學（預科）的學弟郁達夫更

是加以肯定地說：「他的詩是出於定

庵，而又加上一派清新的近代味。所

以用詞很纖巧，擇韻很清諧，使人讀

下去能感到一種快樂。」（筆者按：

龔定庵，又名龔自珍，浙江仁和人，清道光九年進士，博學，負才氣，晚年尤好佛乘，生平著作甚豐，有《定盦詩文集》及《定盦詞》等，也是文情並麗，茲錄一闕他所寫的《浪淘沙——寓夢》，以饗中外讀者，其詞曰：『好夢最難留，吹過仙洲，尋思依樣到心頭。去也無蹤尋也慣，一桁紅樓。中有話綢繆，燈火簾鉤，是仙是幻是溫柔。獨自淒涼還自遣，自製離愁。』有幾分禪意，也有幾許閒愁，曼殊學定庵的詩，諒係兩人皆好佛乘之故。）

總之，曼殊的詩，雖以他的時代和他的身世作背景，有哀傷，有幽怨，但出語空靈，所以是超凡絕俗的，在清末民初之際，有這樣的詩人，為當時的人所推重，就是幾十年後的現在，看起來，他的詩創作、詩譯作以及詩批評，還沒有過時，因為他所寫的多係言情的作品，情是萬古長新的，當然不會覺得過時了。（見劉著《蘇曼殊大師新傳》，頁一二二（結語））

萬緒悲涼寄身廟宇

蘇曼殊，字子穀，又號元瑛，小名三郎，廣東中山縣人；清光緒十年（一八八四年）八月十日生於日本橫濱，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年）五月二日歿於上海金神父路廣慈醫院，得年僅三十五歲，英年早逝，沒有充分發展他的天才。

其祖父名蘇瑞文，以經營進出口業起家。父蘇傑生，早年在日本橫濱英商萬隆茶行任買辦，居橫濱山下町三十三番地，有一妻三妾。在清末民初之際，「我國僑日工商無論挈婦居日與否，大都好與日婦同居，此粵（廣東省的簡稱）語謂之『包日本婆』，其初月結數元為報酬，久之感情日洽，形同配偶，生子後尤為密切，更無權利條件可言，亦無所謂嫁娶，特當時橫濱唐人街之一種習慣而已；有使本籍妻妾與日婦同居者，亦有以一人而同時納數日婦者，均能相安無事

，絕少勃谿。傑生居日既久，自難免

他的從父。

俗，乃先後納和合氏、大陳氏與小陳氏為妾，與原配黃氏同居一寓。」（見馮自由《蘇曼殊真面目》）至於曼殊的生母——若子，也是日本人，原為蘇傑生在橫濱時所雇傭的下女，到傑生家時，才十八歲，胸前有一顆紅痣，傑生認為依照中國相書上的說法——她應該是「當生貴子」，遂與苟合，既懷孕，怕家人知道，傑生要她託言辭工而去，實在是橫濱某處租屋藏嬌；曼殊生後不到三個月，生母若子便與傑生脫離關係，跑回她的老家，不知去向，傑生攜曼殊回寓時，交與和合氏代為撫養，所以曼殊一直認為和合氏就是他的生母。因為和合氏嚴守秘密，始終未把真象說出，故終曼殊之身，都懷疑自己是日本人，並且在他所撰的《潮音跋》裏也認為自己完全具有日本血統，並將和合氏之前同居人——已故的忠郎誤認為其生父，反而把後來挈他歸國的蘇傑生認作是

表面上看起來，蘇傑生擁有一妻

三妾，還有「婚外情」，是一個行為不檢、放蕩不羈的人，但他在僑界的聲譽，卻是為人稱道的；馮自由在他的著作中曾說：「傑生性任俠，好施與，甲午中日之戰，旅橫濱華工多擬歸國，而缺於資斧，傑生輒解囊相助，人多德之。」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在日本的萬隆茶行營業失敗，蘇傑生偕大陳氏與小陳氏返鄉，和合氏獨留日本，仍在橫濱震緒町一丁目五十二番地居住，其時曼殊已九歲，早在三年前已隨其嫡母黃氏回到瀝溪鄉白瀝港村；他在這些上一代女人們終日互相嫉妒摩擦的中間討生活，其幼小心靈上所受到的創傷是無與倫比的，加之「蘇婦甚玄瑛甚，族人亦以玄瑛為異類，群擯斥之。」（見柳亞子《蘇玄瑛新傳》）至此，天地雖寬，橫在曼殊面前的這條荊棘叢生的道路，卻是非常難走的；故東渡尋母之心

，早已萌生腦際，祇是缺少川資而已。

關於曼殊上人的身世，至今仍有懷疑他是日本人，主要緣由是他在《潮音跋》裏自承：「……曼殊自幼失怙，多病寡言，依太夫人和合氏生長江戶……五歲，別太夫人，隨遠親西行支那，經商南海，易名蘇三郎，又號子谷。稍長，不事生產，奢豪愛客，肝膽照人；而遭逢身世，有難言之痛。」

曼殊友人柳亞子信以為真，並參照曼殊所撰的《斷鴻零雁記》以及章太炎所撰的《曼殊遺畫弁言》，將他從前所寫的《蘇玄瑛傳》棄置，而改寫《蘇玄瑛新傳》說：「蘇玄瑛，字子穀，小字三郎，其先日本人也。王父忠郎，父宗郎，不詳其姓。母和合氏，以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十八年甲申，生玄瑛於江戶。玄瑛生數月而父歿，母子茕茕無所依。會粵人香山蘇某商於日本，因歸焉。蘇固香山巨族，在國內已娶妻子矣。至是得玄瑛母子，並挈之歸國。時玄瑛五歲也。居

三年，和合氏不見容於蘇婦，走歸日本。玄瑛依假父獨留。……」（見《蘇玄瑛新傳》，頁二七二）柳亞子與

柳無忌父子為當時文壇知名人士，且亞子與曼殊誼屬知交，故他的著述，別人都信以為真，如此以訛傳訛，蘇曼殊遂成日本人矣，連曼殊的舊日同窗羅芳洲在他所撰的《曼殊的生平及其作品》中也依樣畫葫蘆地說：「把

年頭兒倒數上去，是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十八年（公元一八八四年），忘記了春天還是秋天，我們的詩人便在舊日扶桑的異國田野——日本江戶誕生了。他初名宗之助，小字三郎。他父親宗郎，母親和合氏，本是江戶的望族。可是不幸的很，他生後不數月，父親便死了，相依為命的母子因為茕茕靡所依歸，旋改嫁於在日本為商的廣東香山蘇某，乃更姓蘇。蘇某香山鉅族，在國內已娶妻子。既得和合氏，乃挈同其母子回國。……」如此言之鑿鑿，教人不信也難。直到民國三

十二年，柳無忌編《曼殊大師紀念集》，才從曼殊從兄蘇維驥（曼殊叔父蘇德生的第四子）那裏探知曼殊確為傑生親子（母親為日本人若子），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柳氏父子這才恍然大悟，並撰寫《蘇曼殊傳略》予以更正，載在《曼殊全集》當中，至此，曼殊的身世才大白於天下。曼殊上人為何在《潮音跋》中如此這般地故弄玄虛？依據柳亞子的話說，是「曼殊自己不好，疑神疑鬼，無中生有，一篇潮音跋大概是他神經錯亂時的特產品吧。但我卻受了他的欺騙不少，真是鄉下人不識土地堂，大呼上當了。……後來我因馮自由的指示，才和蘇維驥、孫文渭連繫，得知事實真相，乃『重訂蘇曼殊年表』；由於我的疏忽，而使曼殊真面目不能早日揭示於世人，在我是非常抱憾的。」又說：「曼殊患精神病的事，我覺得是可以相信的。林廣慶曾談過：曼殊與劉申叔夫婦在東京同住一寓時，也偶發

神經病；有一夜，忽一絲不掛，赤身闖入劉室，手指洋油燈大罵，劉氏夫婦咸莫名其妙。曼殊的精神病何以非是謠言呢？第一、林廣塵是黃花岡首

義的重要人物，當然不會打誑語；第二、曼殊確有精神病態的徵象。例如《斷鴻零雁記》和《潮音跋》的日本血統說，就害我上大當。……斷鴻零雁記是小說，自然可以說我當初不應該輕於相信。但那篇潮音跋卻並非小說呀！曼殊在潮音跋中清清楚楚地承認自己完全是日本血統，並且承認了一個所謂『王父忠郎』。但照他平時的言論，他又是極端地袒華厭日的，決不是憑空以承認日本血統為光榮。

那麼，這篇潮音跋，要說他曼殊不是精神病發作的時候所做，和一絲不掛闖入劉申叔夫婦房間內指洋油燈大罵是同一的作風，我實在不能再替曼殊作圓滿的解釋了。好像有西洋人說過，有許多有天才的人都是有精神病的，拿破崙和俾斯麥都是很好的例子。

那麼，曼殊已為舉世公認的天才，說他有精神病也不算侮辱於他吧。……

（見柳亞子在馮自由《蘇曼殊之真面目》中的賡註）

依據筆者的揣測，曼殊上人在《潮音跋》中自承「完全具有日本血統」，可能是他以一種虛掩法來掩飾他悲苦難言的身世；「天才」容或狂狷，但與「精神病」自不能相提並論。

幾許柔情幾番情淚

曼殊上人說他「無端狂笑無端哭，縱有歡腸已似冰。」他除身世悲苦難言外，還有哪些傷心欲絕的往事呢？縱覽前人所述有關曼殊種種事跡，以及曼殊自撰的《斷鴻零雁記》小說

內容，就可以知道他在情字這條路上，也是顛沛難行的，茲簡要分述於次：

首先，是他年少在家鄉時就與鄰里少艾有一段「不了情」，使他初嘗「風露立中宵」的苦澀；絹珠女士在她所著的《曼殊戀愛史》中，就有這

樣一段近乎神話的描述，她說：

「氏（指曼殊）粵居，面臨小溪，清流縈迴，景色幽雅，啓窗四望，水光潋艷，爽氣撲人。隔溪亦有數椽，結構精雅，點塵不染，宅中有女郎，類似舜華，嬌好可人，小姑居處，即與氏臥室，望衡對宇。惜乎咫尺清流，宛若千里，迨日久，氏神志焚瞽，倍形顛倒，此一對曠夫怨女，眉波傳心曲，詩詞寫慕忱，情書往還，殆無虛時。女郎並蓄鴿一頭，用以遞達書詞，蘇叔固不知也。某次，女約氏於黃昏後駕舟至伊處晤敘，俾得一傾積愫。蘇氏如命於黑夜駕扁舟往，時露冷浸骨，月暗無光，久候女未至。俄又大雨，蘇氏衣袂俱濕，瑟縮無人狀矣。初猶冀女蒞止，迨雨霽，朝曦冉冉上，蘇不能再耐，懊喪駕舟歸，責女以不應爽約，致困待終宵，並附詩兩粒。此時，適乃叔悄然至（絹珠女士寫此故事時，仍把曼殊生父蘇傑生視為『從父』，故稱乃『叔』，謹

此附註），見蘇伏書作情書，不禁忿怒填膺，加以懲儆。蓋蘇叔固頑固拗執不解情為何物者也。氏備遭譴責，心殊怏然。時女遞書之鵠，亦翩然銜書至，書中略謂昨夜被家屬發覺，嚴加監視，致爽前約，心殊歉疚，期訂後會云云，而不幸此書亦落於蘇叔之手，更怒不可遏，遽加鞭撻。於是，襖被投附近某寺，堅欲祝髮為僧，住持卻之。蘇泫然曰：『大方家請勿吝此區區一席地，容我潦倒殘生，不然，將自刎座前矣！』僧懼，姑留之。自是寂坐禪房，度其青燈古佛生涯，與女亦睽絕。……」

此說雖似不倫不類，但與曼殊在《燕子龕隨筆》自述「一握其手」的故事，完全一樣。他在《燕子龕隨筆》中說：

「乃憶十四歲時，奉母村居，隔鄰有女郎手書丹霞詩箋，以紅線繫蜻蜓背上，使徐徐飛入余窗，意似憐其蹭蹬也者。詩云：『青陽啓佳時，白

日曬暘谷。新碧映郊垌，芳蕤綴林木。輕露養葦榮，和風送芬馥。蜜葉結重蔭，繁華繞四屋。萬彙皆專與，嗟我守榮獨。故居久不歸，庭草為誰綠。覽物嘆離群，何以慰心曲。』斯人和婉有儀，余曾於月下一握其手。」如曼殊所言是實，則毋怪絹珠女士之依樣畫葫蘆矣。

斷鴻零雁是他自傳

曼殊上人的力作——《斷鴻零雁記》於民國元年在上海「太平洋報」陸續刊出，其後該報文藝編輯胡寄塵交書局刊印單行本出版，然原件係未完之稿，發行單行本似不相宜，不得已，胡寄塵乃於其書「文末略加若干字，似未完似已完而了結之」（見胡寄塵《記斷鴻零雁》一文），並說：「故人蘇曼殊，出入於僧俗之間，能詩能畫，尤善作小說。其小說多自寫身世，如《絳紗記》、《梵劍記》，皆是也，而《斷鴻零雁記》為尤著。」茲從其

中檢點薰香幾小段分述他的情史於次：

其一、是申述有關他與未婚妻

雪梅的遭遇。曼殊在斷鴻零雁記第五章曾有這樣一段淒咽動人的描繪，他說：「須知吾雪梅者，古德幽光，奇女子也，今請語吾讀者，雪梅之父，亦為余父執，在余義父（指蘇傑生）未逝之前，已將雪梅許我，後此見余義父家運式微，余生母復無消息；乃生悔意，欲爽前諾，雪梅因高抗無倫者，爰肯安心負約？顧其生父、繼母，都不見恤；以為女子者，皆貨物耳；吾固可擇禮金高者而鬻之，況此權特操諸父母，又烏容彼纖小致一詞者？雪梅是後，茹苦含辛，莫可告訴，所謂庶母之怨，惟欲依母氏於冥府，較在惡世為安；此非躬歷其境者，不可知也。」這一段話，證明他攻擊代辦和買賣式的婚姻。（見劉心皇《蘇曼殊大師新傳》，頁一四九）

後來其繼母又逼雪梅嫁富家兒，雪梅曾遣侍兒送百金與書信給曼殊。

信中說：「妾雪梅將淚和墨，檢衽致書於三郎足下：先是人咸謂君已披荆空山，妾以君秉堅孤之性，故深信之，悲號幾絕者屢矣！靜夜思君，夢中人不識路，命也如此，夫復奚言？適者連朝於賣花聲裏，驚辨此音，酷肖三郎心聲，蓋妾嬰年，嘗之君所，一挹清光，景狀至今尤藏心坎也。迨清晨隔窗一晤，知真爲吾三郎矣。當此之時，妾覺魂已離舍，流蕩空際，心亦騰湧弗止，不可自持；欲親自陳情於君子之前，又以干於名義，故使侍兒冒昧進謁，以瀆清神，還望三郎憐而恕妾。妾自生母棄養，以至今日，伶仃孤苦，已無復生人之趣。繼母寡恩，見利忘義，慙慙老父以前約可欺，行思以妾改嬪他姓。嗟夫三郎，妾心終始之盟，固不二也，若一旦妾身見挹於父母，妾只有自裁以見志。妾雖骨化形銷至干於劫，猶爲三郎同心耳。上蒼曲全與否，弗之問矣！不圖今日復睹尊顏，知吾三郎無恙，深感

天心慈愛，又自喜矣。嗚呼，茫茫宇宙，妾捨身其誰屬耶？滄海流枯，頑石塵化，微命如縷，妾愛不移。今之蓋蓋百金奉呈，望君即日買棹還歸，與太夫人圖之。萬轉千迴，惟君垂憫。苦次不能細縷。伏維長途珍重。」曼殊受款及信，經過許多曲折，才到東瀛（日本）見到和合氏，又返回找雪梅，始知「雪梅繼母力逼雪梅爲富家媳，迫入閨前一夕，竟絕粒而天。」（見《曼殊新傳》，頁一二七）

曼殊悲痛欲絕，乃沿門托鉢，擬到粵南去弔雪梅之墳；好不容易才尋到她家，卻遭到雪梅婢女一頓搶白，問他：「這個時候才來是為了什麼？」曼殊終於無法尋獲雪梅之墳，乃不勝悲慟地說：

「嗚呼，踏遍北邙三十里，不知何處葬卿卿！讀者思之，余此時愁苦，人間寧復吾匹者，余此時淚盡矣，自覺此心竟如木石，……而不知彌天幽恨，正未有艾，……」

這真是春盡花殘，「忘不了離別的滋味，也忘不了那相思的苦惱！」（「不了情」主題曲）

情海揚波接連而至

曼殊為什麼說——「彌天幽恨，正未有艾」呢？原來他東渡尋母之際，竟又與姨表姐——靜子之間譜了一段難忘的插曲。依據張卓身所撰《曼殊上人軼事》中所載，對曼殊與靜子之間的這一段情描述甚詳，他說：

「曼殊高尚敏慧，素爲其姨母（按係和合氏的姊妹）所鍾愛，有姨表姊靜子，幼時與曼殊同遊，兩小無猜，其後姨母欲爲撮合，靜子亦以情志相契，終身默許，非曼殊不嫁，姨母乃以鑽戒贈曼殊，永留紀念，不啻爲訂婚之禮物。無如曼殊訪道名山，年年作客，萍蹤無定。又以梵行清靜，未便論娶，以致婚事延擱，蹉跎復蹉跎，而靜子竟以積勞成疾，鬱鬱逝世。」此說與曼殊在《斷鴻零雁記》所

述略有出入。

曼殊在《斷鴻零雁記》中把他東渡扶桑隨母謁見姨母並與靜子重逢一事，曾繪聲繪影地描繪得淋漓盡致，他猶記得——

「……進廳事，自去外衣，倏忽見一女郎，擎茶具，作淡裝出，嫵娜無倫，與余等禮畢時，余旁立諦視之，果清超拔俗也；第心甚疑駭，蓋似曾相見者。姨氏以鐵箸剔火鉢寒灰，且別且言曰：『別來逾旬，使人繫念，前日接書，始知吾妹就瘞，稍慰；今三郎歸，誠如夢幻，我樂極矣。』」

余母答曰：『謝姊關垂，身雖老病，今見三郎，心滋怡悅，惟此子殊可憐耳！』此時女郎治茗既備，即先獻余母，次則獻余，余覺女郎此際瑟縮不知爲地，姨氏知狀，回顧女郎曰：『靜子，余尤記三郎去時，爾亦知惜別，絲絲垂淚，尚憶之乎？』因屈指一算，續曰：『爾長於三郎二十有一月，即三郎爲爾阿弟，爾勿踉蹌作長

態也。』女郎默然不答，徐徐出素手，爲余妹理鬢髮，雙頰微生紅暈矣。」

（見《斷鴻零雁記》，頁二十七）

另一段記述他住在姨母家時，曾見到靜子妝閣陳設甚雅，藏書頗豐；心儀彼姝之學邃，已躍然於其字裏行間，茲錄於後，以證曼殊對於文字的點染，確屬功力非凡，不愧爲「駕蠅派」的能手，其文曰：

「……時爲三月三日，天氣清新，余就窗次捲簾外盼，山光照眼，花鳥怡魂，心乃滋適，忽念一事，蓋余連日晨醒，即覺清芬通余鼻觀，以榻畔紫檀几上必易鮮花一束，插膽瓶中，奕奕有光，花心猶帶滴露；今晨忽見一翡翠襟針，遺於几下，方悉其爲彼姝之物，花固美人之貽也。余又頓憶前日似與玉人曾相識者，因余先在羅弼女士齋中，所見德意志畫伯阿陀輔手續沙浮遺影回，與彼姝無少差別耳。方凝矚間，忽注目紗簾之下，陳設甚雅；有雲石案作鵝卵形，上置鑑

屏銀盒筆硯絳羅，一塵不著；旁有柚木書櫃，狀若鴿籠，藏書頗富，余檢之，均漢土古籍也。迨余迴視左壁，復有小几，上置雁柱鳴箏，似尚有餘音繞絃上。此時余始驚審此樓爲彼姝妝閣，又心儀彼學邃，且脩然出塵，如藐姑仙子。」（見《斷鴻零雁記》，頁二十九）

曼殊一生，半僧半俗，既入空門，又戀紅塵；在天人交戰之下，最後還是抽出他那慣用的粉紅牋用繩頭細楷寫了一封「訣別書」與他「談詩、談畫、談抱負」，都有相同見解的姨表姊——靜子，全文是這樣委婉妙曼地寫著：

「靜姊妝次：嗚呼，吾與吾姊終古永訣矣！余寶三戒俱足之僧，永不容與女子共住者也。吾姊盛情殷渥，高義干雲，余非木石，云胡不感？然余固是水曜離胎，遭世有難言之恫，又胡忍以飄飄危苦之軀，擾吾姊此生哀樂耶？今茲手持寒錫，作遠頭陀矣。塵塵刹刹，會面無因。伏維吾姊，貸我殘生，外復何云？倏忽離家，未

克另稟阿姨阿母，幸吾姊慈悲哀愍，代白此心：並婉勸二老，切勿悲念頑兒身世，以時強飯加衣，即以所憐。弟三郎含淚頂禮。」在那種保守時代，一個弱女子何能經此打擊，小說的結局，靜子也是抑鬱而終。

廈門大學黃嘉謨於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將《斷鴻零雁記》編成劇本公演，轟動一時。他並於演出之後撰文感慨系之地說：「……曼殊初以戀親而離佛（指其東渡訪母而離開寺廟），繼以畏佛而拒愛（指與靜子訣別），終以拒愛而棄親（指其東瀛訪母不告而別），又復千里弔愛（指曼殊自日返國，知雪梅已逝，乃赴粵東，踏破北邙，冀弔雪梅之墳），似俗非俗，此蓋宗教與愛情之衝突點，孰是孰非，人莫得而解矣。……」

吾人讀曼殊上人作品，似乎也有同感；即對曼殊的詩文，咸表欽仰，但對於他半僧半俗、「風月斯人」的行事作風卻未敢苟同。（他的紅粉知己不勝枚舉，捨雪梅、靜子外，尚有《燕子龕殘稿》中的玉鸞，《靜女調

箏圖》中的百助，秦淮河上的金鳳與秦樓楚館中的花雪南等等都是。）

走筆至此，不禁想起清末民初的另一詩僧——李叔同，也就是弘一法師，其境遇與曼殊上人頗相類似，兩人都是踏破崎嶇世道，在「悲欣交集」之餘，而有「無常空苦」之感，才落髮為僧；但弘一步入佛門之後，就一心鑽研佛法，「非佛書不書、非佛語不語」，終成一代高僧；曼殊則是雲遊四海，遍訪寺廟，卻又難耐廟院的孤寂，而有「風月斯人」的舉止；人生境界不同，自結果互異。近年大陸央視曾拍攝有關弘一法師的電視連續劇，有關曼殊的，則付闕如。

流芳園酷似拙政園

曼殊上人與弘一法師都酷愛蘇州與杭州園林與其湖光山色；曼殊曾在蘇州「白雲庵」參禪，弘一則在杭州「虎跑寺」出家。邇近洛杉磯漢廷頓興建的「流芳園」（中國園）已次第完成，其建築原理完全仿照蘇州園林，筆者曾停筆寫稿，抽空前往一遊，

其中亭、臺、樓、閣，皆備，祇是在波光激盪中多了「一潭映月」，直把杭州當作蘇州，殊覺奇特，并此記之，或為佳話。

二〇〇八年十月脫稿於洛杉磯

本文參考書目

- 一、蘇曼殊大師新傳 劉心皇著 東大圖書公司印行
- 二、弘一法師新傳 劉心皇著 人間書局出版
- 三、郁達夫全集 郁達夫著 大孚書局印行
- 四、斷鴻零雁記 蘇曼殊著 上海廣益書局出版
- 五、呀！弘一 林清玄著 海南出版社印行
- 六、悲欣交集 弘一大師李叔同的前世今生 陳慧劍著 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印行
- 七、（註）：卷首「西江月」五、六兩句為李宗盛「當愛已成過去」歌詞。